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http://joemls.tku.edu.tw>

---

Vol. 45 , no. 4 (Summer 2008) : 443-460

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研究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葉乃靜 Nei-Ching Y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Shih-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ncyeh@cc.shu.edu.tw](mailto:ncyeh@cc.shu.edu.tw)

**[English Abstract & Summary se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JoEMLS

<http://joemls.tku.edu.tw/>

# 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研究

葉乃靜

副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Email: ncyeh@cc.shu.edu.tw

## 摘要

鑑於資訊詮釋與資訊設計息息相關，本研究試圖了解大學生與新聞資訊的互動現象，期望研究結果有助於在系統或文本資訊設計時，由使用者角度出發，或以使用者需求和偏好包裝資訊，以達到與使用者或閱讀者溝通的最大效益。本研究以接收分析理論、詮釋學的教化、共通感及詮釋社群等概念為研究架構，採用質性研究設計法，應用大聲思考法和深度訪談法等工具，於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間蒐集12位受訪者資料。本研究發現：相關、聯想、傳統、教化、共通感、詮釋社群和權威等概念，可用以理解大學生的新聞資訊詮釋。大學生在閱讀並與新聞資訊的對話互動，可概念化為：直覺式回應和延遲性回應兩大特色。大學生在詮釋資訊是採用下列三個原則：直覺認知與情緒反射、價值判斷和移情式的詮釋與推理。

**關鍵詞：**訊息設計，資訊詮釋，接收分析，詮釋社群，閱聽人研究

## 前 言

資訊詮釋與資訊設計(或譯訊息設計)息息相關。了解使用者或閱讀者與系統或文字、符號的互動中，以何種方式進行資訊的詮釋，有助於在系統或文本資訊設計時，由使用者角度出發，或以使用者需求和偏好包裝資訊，以達到與使用者或閱讀者溝通的最大效益，進而提高系統或文本的使用率。就系統發展而言，在人機互動研究中，傳播現象包括訊息符號的本質和處理的過程也是探討人們系統使用行為的重要議題(Ruben, 1974)。甚至在企業組織中，為使新進成員儘快掌握組織相關資訊或協助成員間溝通的順利，紛紛發展資訊系統，以支援資訊分享和正確的詮釋資訊(Zhang, 2007)。足見，也因此，資訊設計在近幾年已在傳播或人機互動領域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Grabowski, 2004; Phillips,

2008/04/21投稿; 2008/08/07修訂; 2008/08/10接受

2004; Maibach & Parrott, 1995)，但在圖書資訊領域相關的研究仍然不多，這使筆者興起探討資訊詮釋議題的興趣。

筆者選擇以新聞為文本主要基於下列原因：媒體是人們獲得大量資訊的主要管道，尤以新聞報導讓人們掌握新知、了解時事，但限於新聞資訊的特質，報導者很少提供足夠的所報導訊息的背景資料（即資訊的內容太少，過於簡化），以讓閱聽眾有足夠的訊息判斷或詮釋報導內容。此外，我們也無法由報導者的意圖來看新聞資訊的詮釋，報導者的意圖理應不明顯，因為它必須符合新聞客觀事實的描述。雖說新聞報導是對周遭事物的一種閱讀，媒介在生產／建構新聞前已自覺或不自覺的採納了某種閱讀角度（周華山，1997）。閱聽眾對訊息的詮釋必然是主觀且多義性的，同時也受到文化、經驗、知識等原素的影響。因此，訊息的生產（報導）出現了第一層的詮釋活動，閱讀者在閱讀時又產生了第二層的詮釋活動。

例如，我們常見在播放新聞的電視機前，家庭成員或數個朋友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評論或表達對新聞的看法，大家的說法歧異，甚至會有爭吵的出現。即便是個人閱讀平面報紙新聞，大腦與文字的互動必然產生多種現象，這些現象是什麼？新聞閱讀者的詮釋也許完全超乎報導者想像。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個動機是，筆者認為，閱聽眾對新聞訊息的詮釋，是意義建構的過程，過去即使在閱聽人研究領域，也很少由這個角度探討訊息的接收，這引起筆者的好奇。誠如Fish (1980, p. 3)所言，「意義」若是鑲嵌在文本中則讀者的任務是要挖掘出來；若是意義是發展的，且在讀者的多元關係中發展，例如讀者的期望、心理或觀念的投射（projection）、結論、判斷和假設；這些活動不僅僅是工具性或機械式反映，而是本質性的，描述必起始和結束於這些多元關係。筆者認同「意義是發展的」之說。在此認知下，Fish認為，我們就須問讀者與文本互動產生什麼變化。讀者是加入文本一起建構意義，這個過程稱為一個「事件」。讀者並非對意義反映，而是反映本身即意義，至少是中介，從中讀者可以感覺自己的存在。

上述對生活中現象的觀察及文獻中的論述，引發研究者對下列問題的好奇：人們選擇閱讀新聞的根據為何？當他們閱讀新聞資訊時，產生了什麼樣的互動現象？他們如何詮釋新聞資訊？他們為何這樣詮釋資訊？這樣的詮釋反映了什麼？新聞資訊的選擇、閱讀和詮釋對人們而言產生怎樣的意義建構？筆者遂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試圖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並能明確指出我們在理解閱聽眾的新聞資訊詮釋活動時應有的概念。

## 二、文獻探討

有關「詮釋」議題的研究，過去相關的研究除了新聞文本的解讀外，其他討論的面向如探討史家如何透過史觀對歷史進行詮釋，或者在知識圈或某一政

治圈中，那些人掌握某一主題的詮釋權，例如Wood (2000) 探討性別與知識建構和詮釋；或研究人們在選擇資訊時是否受到認知權威的影響 (Savolainen, 2007)；或者針對某一主題在不同歷史階段人們對它定義或內容的詮釋，例如Jdanko (1994) 對「資訊」的詮釋；或是了解人們對所處的情境的詮釋 (Attfield, Blandford & Dowell, 2003)；或是對服務對象的詮釋，如圖書館由那些角度論述他們的讀者 (Hedemark, Hedman & Sundin, 2005)。

資訊詮釋在傳播理論中屬於人們對資訊處理的反映 (刺激／反映) 或譯碼 (編碼／譯碼) 的一環，這樣的觀念並同時應用於人機互動的研究領域 (Adler & Rodman, 2006, p. 26)。普遍地應用於理解人類與訊息互動時出現了什麼現象及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現象的是由認知的角度出現。因此，認知論可說是研究訊息處理的理論之一，包括對人類的知識結構 (即人的知識總和) 和認知過程的理解。認知論指出，人們的認知過程包含七個訊息處理和訊息與既有知識相關聯的步驟，包括集中、綜合、推斷、存貯、搜尋、選擇和執行等。在訊息詮釋方面，詮釋代表著理解體驗和賦予意義的過程。在理解過程中，透過聯想和推斷而獲得意義，意義則反映在思維和行為上。社會判斷論認為個人的參與度影響一個人對訊息的判斷 (Adler & Rodman, 2006, p. 26; Littlejohn, 1999/陳德民等譯，1999)。在訊息組織方面，綜合理論認為訊息要對一個人的態度產生影響，取決於兩個先決要素，即訊息是否支持讀者的信仰和讀者對訊息可信度認知 (Adler & Rodman, 2006, p. 26; Littlejohn, 1999/陳德民等譯，1999)。

人們對於訊息的詮釋有時會抑賴一系列的經驗回憶，例如當聽到別人對我們的評論時，我們會回想起是否有他人提出同樣的評論、我們對其說法的感想、評論者在過去發言內容給人的真實感、最近雙方互動的感覺等等一連串的歷史經驗會讓形塑我們對訊息的回應方式。換句話說，訊息呈現的形式和方式，也會影影人們對訊息的詮釋。而這些經驗同時鑲嵌在文化脈絡中，經常在文化的規範和制約下，我們也會以理所當然的認知，對訊息做出詮釋 (Adler & Rodman, 2006)。

此外，若由人們對訊息的詮釋可能受意義影響的角度來看，可以顯示同一訊息的多元詮釋方式。因為意義源自於「人」，而非「文字」 (Adler & Rodman, 2006)。語言學家Ogden和Richards曾提出意義的三角圖，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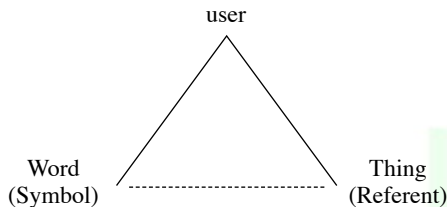


圖1 Ogden和Richard的意義三角圖

Ogden和Richard(2001)指出，意義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由圖1可看出在「文字(符號)」和「物件(指涉物)」(指的是再現物)之間的線條是斷裂且沒有連接的，其意指物件也許沒有實質的物體存在，例如「愛」、「鬼神」等。也因此，如果訊息提供假設閱聽者對於訊息聯想的物件是一樣的話，可能出現詮釋的差異。因此，意義不是來自文字而是來自個體，況且，人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Pylar等人(2007)對使用者對圖形資訊詮釋的研究結果與Ogden和Richard(2001)的研究相呼應。他們的研究顯示，人們對圖形的詮釋有兩種角度，一為根據圖形內容；二為根據圖形提供的意義。

Conway和Hassebrauck(1997)研究則指出，人們的難過情緒會限制他對資訊的處理能力。例如他可能無法運用過去的經驗對資訊進行詮釋，對資訊不進行品質或合適性的判斷，即便在進行複雜決策時也不太仰賴大量資訊，對他人的行為也不想花太多心力回應，對資訊也不進行組織；此外，他們對於可獲得資源的掌握能力和想要花費的心力也變小。

Hall(1980)則歸納出人們的主流式、協商式和抗拒式等三種解讀方式：主流式解讀方式指的是閱聽人完全接受作品或媒介的意識型態；協商式解讀方式則指接受和反對作品或媒介意識型態同時存在；抗拒式解讀方式意指完全反對作品或媒介意識型態。

然而，林芳玫(1996)卻反駁部分閱聽人研究將閱聽人對文本的詮釋，視為一種對社會主流價值觀之宰制意識形態的抗拒。她認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有自身的彈性和適應用，不能只用不合作就解釋成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解構，相反地，也許只是閱聽人追求突出個人風和建立自我的身份認同。她認為Hall的概念預設「社會－文本－閱聽人」三位一體，並以文本為中介，若一文本的價值觀與社會主流意識不同，那麼他的架構就不適用了。

林芳玫(1996)在分析觀眾對「阿信」電視劇中人物角色的詮釋研究，將觀眾的詮釋分為三種類型：規範型、個別情境型和結構型。規範型指的是，觀眾將劇中人物視為社會角色的扮演，根據人物表現是否符合社會的角色規範進行好惡判斷；個別情境型指的是，觀眾由人物所處的特定環境及與其他人物的互動狀況來詮釋其行為，此類型的觀眾容易由個人經驗及同理心來進行詮釋活動；結構型又分為結構解釋和反思批判兩種，前者指的觀眾將人物與事件視為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反映；後者指的是觀眾進一步的反思批判。

賀建平(2006)認為，無論是對事件文本還是對新聞文本的理解，都是詮釋者從自身特定的處境出發所做出的理解，任何詮釋者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歷史性存在去理解和解釋事件文本和新聞文本的意義。這樣的說法近似於林芳玫的個別情境型的詮釋活動。

張茂桂和蕭蘋(1994)的研究和本研究同樣是對新聞的詮釋，但他們由傳

播者端比較 10 份報紙對兩個和「省籍問題」有關的新聞案例的處理方式，並探討他們對同一事件的報導（或詮釋）有何及為何不同等問題。他們的研究指出，文字提供了讀者對新聞報導的想像空間，他們可以想像很多事實存在，並超越個人生活世界的時空限制。新聞不僅是世界圖像的製造者，也常影響讀者的認知內容和判斷依據。然而，新聞報導又很難脫離「建構」的觀點，報導的內容往往是經過重重刻意詮釋的結果，並非沒有預設立的公平客觀論（張茂桂、蕭蘋，1994）

筆者由文獻歸納可得出以下小結：詮釋過程是一種建構活動，社會的規範、個人所處的環境和經驗，以及對結構的批判或順從等，形成了建構的原素。

### 三、概念架構

本研究的概念架構為，閱聽人研究中的接收分析理論、高達美（Hans-George Gadamer）詮釋學的教化、共通感概念、費許（Stanley Fish）的詮釋社群概念等為本研究初始提供了指引，包括訪談大綱的設計及初步資料的分析。但本研究並不在驗證上述理論或概念，而是希望找出可以應用於描述大學生詮釋新聞資訊現象的新概念。

#### （一）接收分析理論

閱聽人研究的五大主題之一的接收（reception studies）研究，主要研究文本與閱聽人互動過程，在過程中，研究者比對閱聽人詮釋的意義與文本意義，除了看出異同外，也可看出閱聽人如何建構意義（翁秀琪，1992）。接收分析理論在美國的發展源自文學批評中的讀者反映理論，另一方面也結合文化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探討閱聽人對訊息的接收與其文化品味、生活風格、社會階層化之間的關係（林芳玫，1996）。

接收分析的三大流派分別是：文化研究傳統、社會心理學傳統和認知心理學傳統。文化研究傳統研究媒介如何建構閱聽人的意識型態；社會心理學傳統著重了解閱讀人與媒介互動時如何受到社會的影響；認知心理學傳統則關心認知結構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接收（翁秀琪，1992）。

Dahlgren（1986，轉引自翁秀琪，1992）區分閱聽人在解讀電視新聞時有三種接收型態：

1. 檔案式的接收：接收時不含認知過程，只是像電腦般儲存資料；
2. 關聯的接收：接收時會與閱聽人的前理解相連結；
3. 下意識的接收：接收時閱聽人下意識與創筆者下意識交流。

## (二) 教化和共通感

Gadamer認為，對精神科學中屬於真理事物的思考，不能離開制約其自身的傳統而反思自身，必須對其使用的概念尋找歷史的關係。任何精神科學的思考必須意識到自身的理解和解釋決不只是依據一種原則而來，而是長久來一連串相關事件的塑造(洪漢鼎，2001)。Gadamer用以考察精神科學的四個主要概念是教化、共通感、判斷力和趣味。本研究以前兩個概念教化和共通感為分析的理論基礎之一。

中國「增韻」中對教化的註解是：「凡以道業誨人謂之教，躬行于上風動于下謂之化」。透過教育人們獲得知識並培養德性，同時將這些知識和概念形成自己的東西納入自身的思考中，並形成行為的指引(洪漢鼎，2001)。人類透過教化而具的概念，其實就是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它不僅是人類思考的基礎，人類行為本身就它所制約著。

共通感指的是，人類來自教化過程形成的對合理事物或公共福利的共同的感覺，可以說是導致共同性的那種感覺(洪漢鼎，2001)。教育或教化其實是在培養人類的共通感，也因為共通感讓人類發覺科學知識外的另一個知識世界。

## (三) 詮釋社群

Fish (1980)的詮釋社群概念指出，讀者並非是獨立的行動者，他們對訊息的詮釋並非來自個人認知而是來自所屬的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即是詮釋社群對事物或事件或文本的詮釋策略影響閱讀者的意義建構，而不是文本自身或筆者。且這樣的策略先於閱讀活動存在。詮釋社群的詮釋策略並非客觀獨立存在，而是受到社群興趣、目的所影響。我們可以指出的明顯例子是政黨黨員對政治事件的解讀，或是宗教團體對信仰的詮釋。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探索性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設計，透過深度訪談獲得研究資料。深度訪談進行時間為95年12月至96年2月，共計12位受訪者，男性4位，女性8位；大學三年級生有10位，另兩位為大四學生。深度訪談個案數以資料飽和理論為原則。受訪者資料如表1：

表1 受訪者一覽表

代號	年級	性別	代號	年級	性別
B	大三	男	S	大四	女
C	大三	男	U	大三	女
E	大三	女	W	大三	女
F	大三	男	Y	大三	男
H	大四	女	N	大三	女
L	大三	女	A	大三	女

深度訪談實施過程如下：首先請受訪學生挑選五則新聞，不限當日新聞，但受訪者多半挑選當日新聞。接著，請受訪者將閱讀過程及過程中與訊息互動的一些想法和情緒，在閱讀時說出，即大聲思考法(think aloud)。其中，研究者將受訪者的言說錄音，同時記錄下來，前者作為分析資料的依據，後者作為訪談提問的指引。受訪者閱讀五則新聞後，隨即進行深度訪談，該過程全程錄音，再請受訪者進行錄音檔的謄錄工作，以為分析依據。訪談過程時間分配如下：訪談過程的說明約5分鐘；受訪者上網搜尋新聞資訊時間約10分鐘；受訪者閱讀新聞資訊時間約15分鐘；訪談時間約30分鐘。合計每位受訪者受訪時間為1小時。

研究者原以為在受訪者言說過程中，與受訪者保持一段距離，較不會干擾受訪者。但是有受訪者希望研究者坐在其對面，因這樣可減少受訪者自言自語的不自在和尷尬。另外，研究者發現應用大聲思考法可能的問題是，受訪者必須有思考的時間，才能詮釋新聞；此方法要求受訪者說出即時的感知，對某些受訪者而言有困難。例如W指出，「我要整段看完才可以講，因為就是會想很久，要想一下。」

資料分析採用詮釋學中的二度詮釋和詮釋的循環概念，二度詮釋指的是研究中首先描述受訪者對資訊的詮釋，文本的呈現則是研究者對受訪者詮釋活動的再詮釋。詮釋的循環指的是由部分到整體，整體到部分的概念，即研究者由個別的訪談謄錄稿中抽取出反映受訪者意義的概念，再將由單一受訪者中萃取出的概念，一一檢視是否符合所有受訪個案的情況，研究結果呈現多數受訪者共同的行為，個別的情況也提出說明。此分析書寫的架構下，本研究目的不在於由受訪者身上發現普通的行為規律，也不是要預測其行為方向，只是增加對人們詮釋新聞資訊活動的了解，能明確指出資訊的詮釋與應用包含的要素。

## 五、受訪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

本節分五部分說明，一一回應本研究問題，包括：訪談進行期間，受訪大學生選擇閱讀新聞之依據？在閱讀過程中，受訪大學生與新聞資訊間發生什麼樣的互動現象？受訪大學生如何詮釋新聞資訊？受訪大學生為何這樣詮釋新聞資訊？這樣的詮釋反映出什麼樣的意義建構？

### (一) 受訪大學生選擇閱讀新聞訊息的原因

筆者分析受訪者選擇新聞的依據可由以下概念架構來理解，表2左欄至右欄是層次的表現：



表2 新聞訊息的選擇概念表

新聞訊息的選擇	與認知一致	參與涉入感	個人相關	自我保持 自我發展
			他人相關	
		聯想	個人的價值觀或欲望	
	與認知衝突	與個人認知相違		
		與社會常理相違		
	認知缺乏		新增認知	
	訊息特徵	頭條新聞標題		

新聞訊息在下列情況下，受訪者會挑選閱讀：與受訪者的認知一致、與受訪者認知衝突、受訪者認知中缺乏的或訊息特徵引發受訪者注意。

在第一種情況「與受訪者認知一致」，主要是受訪者認為該訊息與個人情境或周遭他人情境相關，參與涉入感大。在個人相關部分，自我保持是訊息內容與受訪者既有習慣或思維相呼應，自我發展則是訊息回應了受訪者對未來發展的需求。換句話說，受訪者對該訊息是認同的。在訊息非個人相關部分指的是，訊息透過受訪者聯想形成間接相關，此部分反映受訪者個人的價值觀或欲望。

在第二種情況「與受訪者認知衝突」，主要指的是訊息與受訪者個人既有的知識架構或社會常理相違背引發受訪者對訊息的注意，閱讀後受訪者可以調整認知或維持認知，然此部分非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第三種情況「受訪者認知缺乏」，自然引發受訪者注意。最後一種情況則是訊息本身的特徵，例如大事件（頭條新聞標題），引起受訪者閱讀的好奇心。

以下依本概念分析表依順說明受訪大學生對新聞訊息的選擇依據，並佐以受訪者訪談資料，每段受訪者談話引文後方括弧中的英文字母表示受訪者代號，數字表示受訪者訪談謄錄稿中行號。

1. 回應個人習慣：本研究定義為「自我的保持」。新聞報導的議題回應了受訪者的習慣，這兒的習慣包括思維和行為，也等於是肯定這種習慣而引發受訪者注意。例如對健康新聞感興趣者，是平時即注重健康者。

2. 與個人未來相關：本研究定義為「自我的發展」。例如受訪者Y會注意「受全球化影響勞工相對變窮」的報導，是因自己也將成為上班族，這是一則與自己未來有關的訊息。

3. 符應個人價值觀：受訪者會點選或閱讀某則新聞，是因新聞隱藏個吸引人的議題，但這個「議題」是什麼呢？為什麼這個議題會受到受訪者的重視？其實是來自受訪者的聯想，受訪者由新聞內容聯想到某一個他關心的議題。例如受訪者H會閱讀「邵曉玲車禍重傷，胡志強一度想要退出政壇」（新聞標題）這則新聞，是因新聞隱藏「人情」的議題（H：3-4）。由某一議題聯想到另一議題，其間的相關性為何，雖需另外的研究證實，但在本研究受訪者H則提及他個人是個重感情的人，因此對「情感」相關的議題有興趣。

4. 與他人情境相關：例如受訪者家人戴假牙，他就會留意假牙資訊。

5. 與個人認知衝突：新聞資訊與受訪者既有的認知衝突也可能引起受訪者閱讀的好奇心，例如「使用手機是否會提升罹癌風險？」

6. 個人認知缺乏：若新聞資訊內容是受訪者以前未曾聽說的新理念，也易引起受訪者注意。或者周遭人熱烈討論的新聞，受訪者可能基於好奇心，或「為什麼我不知道」的心理而閱讀。

7. 違反社會常理：例如杜正勝指出「三隻小豬是成語」事件，或「九歲老大率眾討債凌虐六歲童」次類的報導。

8. 大事件或獨特事件：受訪者認為大標題且搭配圖片的新聞，或熱門新聞，意指連續報導數日的消息。

此外，網路超連結功能，提供的「他人推薦同質性新聞」，也是受訪者注意的關鍵，這是平面媒體缺乏的，超連結功能讓新聞閱讀出現了群聚性現象，是一群匿名者的聚集。

受訪者撰擇閱讀的訊息看似與個人沒有關係，事實上是引發受訪者聯想，反映受訪者個人的價值觀或欲望，呈現出一種間接相關性。受訪者H的例子，可用來細部說明聯想的過程。H對王建民新聞的注意並非因喜歡棒球或對王建民著迷，而是「因為之前有個心理學家說，就我看那個網路新聞的，然後心理學家就是說他是因為有一個很良好的健康心態，所以才能導致於他有這樣的成就。」(H：147-149)她的聯想過程可歸納為下列線性過程：即將畢業試圖謀職→為找到合適的工作，想要認識自己(想要認識自己，也是因小時候的挫折)→喚起印象中心理學家曾提及成功人的人格特質→看看自己是否具有這樣的人格特質→由成功人聯想到王建民→注意並閱讀此則新聞。

聯想也可能是回應個人內心的期望或回應他人的情境。前者例如受訪者H會對遊覽車翻車事件注意，是因從小希望有機會帶父母外出旅遊的期望。她這個期望源自於想要回饋家人和向家族成員的學習，以及傳統的聚會習慣。後者例如受訪者E說，「因為黃春明老師曾到校來演講，在講舞台劇(當時主題是給兒童看的舞台劇，在演講中也提及一則虐童新聞)的表情跟語調都讓人很想哭，所以我以後看到這些虐童新聞都會想到，黃春明老師也在替這些小孩感到難過。」(E：44-46)

除了「聯想」是新聞詮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外，「相關」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概念，這兒的相關性指的是情境相近，不僅個人現在或未來可能相關，也回應生命經驗的相關性。不論聯想或相關，筆者以為更深層的是回應個人的價值觀或信仰，此即本節第四段要探討的新聞資訊的詮釋與意義建構。

## (二) 閱讀過程中，受訪大學生與新聞資訊互動時發生什麼現象

筆者認為可將受訪者在閱讀並與新聞資訊的對話互動，概念化為：直覺式

回應和延遲性回應兩大特色。直覺式回應包括：直覺回應、情緒反射、忽略訊息、反諷回應和引發好奇。以下依序說明：

1. 直覺回應：受訪者對新聞資訊內容的回應是直覺式的，也許這與本研究採用的方法有關。但這也反映新聞資訊的短暫性，電子媒介的新聞訊息接續傳遞進來，讓閱聽眾沒有太多時間思考就對訊息做出回應，平面媒介也許有較多思考時間，但閱讀習慣可能又是另一個影響因素。

2. 情緒反射：受訪者在閱讀新聞資訊時，可能對訊息報導人物引發同情心或因道德判斷引起情緒反射，或聯想到自我狀況而情緒起伏，例如看到失業率報導的回應是擔心未來工作不易找。此現象是訊息對受訪者的影響在情緒面大於認知層面。

3. 忽略訊息：受訪者對某些資訊會忽略不看，也許是該資訊超出受訪者認知，也許當時受訪者覺得資訊內容不實用或有精神負擔。例如受訪者H在閱讀一篇有關假牙報導，看到「固定牙橋」時的回應是：「固定牙橋？什麼是固定牙橋啊？算了！跳過。」(H：74)

4. 反諷回應：有種反諷譏笑的反映，例如對於「X大考題百元賣」的消息，受訪者Y的反應是「應該很多學生想買吧！」

延遲性回應包括：判斷並調整認知、新增認知、引發疑惑、邏輯化資訊。以下依序說明：

1. 價值判斷：受訪者可能由報導內容對相關人物貼上道德標籤(行為的對或錯)，例如認為某人是有教養的，某人是沒有道德的。除了道德標籤外，判斷也反映個人價值觀或對事件的看法，例如受訪者E對「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為用成語是教育失敗的看法」，反批杜正勝自己用成語就很失敗(指三只小豬是成語的事件)，並批評他的硬拗個性和誇張話語。

2. 調整認知：新聞資訊與受訪者既有的認知衝突，受訪者會調整自己的認知。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新聞資訊內容的真實性，多半持正面態度，不會抱持懷疑的想法，原因是他們認為新聞報導不需要提供偽資訊，就算報導是不實的，事後也會有糾正的真相予以反駁。這在網路媒介尤為明顯，例如受訪者W認為，「網友算是互相監製，就是會說你這個是騙人的，就是這個行為在網路上是不允許被出現。」(W：260-263)

3. 新增認知：新聞資訊是受訪者新知獲得的管道之一，例如當受訪者H看到以下報導，「如果沒有吃早餐的習慣，膽汁停留膽囊內的時間超過17個小時，更易造成膽結石的捷徑，進而成為膽結石耶。」她的回應是：「天阿，原來膽固醇是結石的元凶，我有高膽固醇，我要注意，還好我有吃早餐。」(H：52-54)。受訪者U也提到由許瑋倫車禍事件對mini cooper有更多的認識。

4. 引發疑惑：新聞資訊若能引起閱聽眾的疑問，也可能引發他們的閱讀興

趣。例如對「Web2.0有無限商機」之報導，受訪者E會反問「商機在那？」

5. 邏輯化資訊以利記憶：受訪者在閱讀新聞時，若覺得對自己是有益的，會刻意重複閱讀，試圖記憶訊息內容。例如新聞報導常附隨訊息提供相關的注意事項或訣竅之類的歸納性實用資訊，例如遊覽車車禍的報導，附帶的是「搭遊覽車時要注意的事項」資訊，受訪者覺得實用，就會以個人方式邏輯化資訊，幫助自己記憶。

### (三) 受訪大學生如何詮釋新聞資訊

歸納而言，受訪者詮釋資訊採用下列三個原則：直覺認知與情緒反射、價值判斷，和移情式的詮釋與推理。這與上一段「大學生與新聞資訊的互動現象」相回應的。直覺認知與情緒反射與直覺式回應呼應，價值判斷和移情式的詮釋與推理則呼應延遲性回應。以下依序說明之：

1. 直覺認知：受訪者在閱讀訊息時常會直覺式的回應，直覺的產生情緒和認知，兩者結合讓大學生對於訊息賦予標籤。直覺回應很容易用過去的認知比對事實，快速的做出表面化的詮釋。直覺回應同時也聯想出很多概念（記憶中存在的東西，但不是回憶），這些概念多是直覺回應（但一旦被呼喚出來，會強化或確認認知），少有衍生出反思的情況，且直覺式的回應常有概念矛盾的現象。例如受訪者E對「韓國人在鈔票上印中國渾天儀」和「王建民的祖先是韓國人」等報導，直覺回應是「韓國人笨」，但隨即又想起韓國在經濟發展上的潛力，兩者是相互矛盾的。這反映了沒有深度的思考，是新聞閱讀的特色，閱讀眾在閱讀新聞資訊時常是瀏覽少見反思。除非閱聽眾直覺訊息重要時（例如可能危害自己生命安全）才會出現思考的情況。

2. 價值判斷：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詮釋事件。

3. 移情式的詮釋與推理：受訪者可能就個人的生活經驗和認知，對新聞資訊做移情式的詮釋與推理。例如受訪者H對王建民報導的詮釋如下：「記者在訪問他就說王建民能這樣是因為他的心理狀態很健康，我自己會套用進來，我會覺得其實換在我身上，當我心理健康的時候，我能想像王建民他的那種感覺，但是一定要非常健康。你完全不會受外界環境干擾到你心理，你就能把你的實力完全的展現出來，可是相對的你在戰場上你對自己是有自信的，那你展現自己的能力，可是你一定要在戰場下就是要保持謙卑，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H：151-158）

### (四) 受訪大學生為何這樣詮釋新聞資訊？這樣的詮釋反映出什麼樣的意義建構？

意義建構反映在思維或行為上，本研究就受訪者的認知為分析對象，缺乏

對受訪者行為的觀察，因此，本段只能說明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反映的思維層面的意義。本段歸納出傳統、威權及詮釋社群等概念對詮釋活動的影響。傳統和權威對人們產生了教化的功能，構成人們對訊息詮釋的前理解，同儕的互動則形成詮釋社群，反映在人們對訊息詮釋的角度。這些概念事實上充分說明了Berger和Luckman的社會化(內外化)對人的影響力。以下就傳統、威權及詮釋社群等概念逐一說明：

1. 傳統：傳統指的是社會規範在人們詮釋資訊上的反映，例如受訪者B指出：「社會的一種存在的社會規範，好像我們長大了，對這個環境感到，我們自然而然就認為這個標準是怎樣。」(B：333-334)

2. 權威：權威指的是教育對人們詮釋資訊的影響，教育對人們的影響力可由下列三個例子看出。其一，受訪者H指出：「小時候……一些教育，那種課本還是老師啊，都會在我國中還有國小的時候就都會灌輸說，早餐一定要吃啊。」(H：333-334)。其二，受訪者C也提到：「我的價值觀以前是受到家庭的影響，和學校的影響，因為我的學校是私立的，管的很嚴格。我媽從小就對我很嚴厲，從小打到大，所以我很聽長輩的話，不太敢回嘴長輩。」(C：160-161)。其三，受訪者E覺得，「成語是中國文化，成語有自己的生命，大家都應該要懂得。小時候會覺得用成語就很厲害，老師在作文旁邊畫紅圈，可是越來越長大就會知道它對我們好在那裡。」(E：93-94)

3. 詮釋社群：此即Fish指出的閱聽眾所屬的社群，對個人思維和訊息詮釋的影響，例如同儕受訪者H指出：「小時候啊，很容易就別人一直灌就一直灌輸，很多人灌輸不是只有一個人，是很多人的時候，那你就會相信。」(H：340-341)。在網路世界裏，詮釋社群也包括個人常瀏覽的部落格，或網站，或論壇的論述(受訪者W的說法)。

教化的影響力很大，可能直到受訪者學習「反思批判」的思維和態度後，這樣的現象才會轉化，即由教育學習的無意識的模仿，轉為自主思維判斷；或者說，由被動接收轉為主動搜尋資訊比對形成自己思維。受訪者F指出：「到了大學後老師那樣教，但你不一定會那樣做，只是還是會受到規範。自己還是會想說，雖然知道有些事情這樣做不對，但還是會想到以前上這個課。」(F：156-158; 162-163)

受訪者在閱讀新聞訊息時的詮釋或意義建構過程，反映的影響概念常是多元的，例如受訪者Y指出：「我覺得判斷準則應該潛在的會受到父母親的教育給我的影響，受到個人經驗和教育的部分可能是在做最後決定之前，可能會再去用這些經驗或教育學習到的東西去做一些判斷，所以可能會有一點干擾。」(Y：266-269)

##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不同於 Dahlgren (1986) 的研究，比較閱聽人和文本筆者的意識交流或直接接收狀況；另外，本研究探討的切入點不僅由認知論角度，而是由社會文化面了解影響大學生詮釋新聞資訊的因素。

就理解大學生新聞資訊的基本概念而言，相關、聯想、傳統、教化、共通感、詮釋社群和權威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受訪大學生在詮釋新聞資訊時多數是直覺反映。由於報紙媒介的特色造成其產製的文化內容出現「短暫」的本質、即時 (real time) 傳播現象。新聞訊息的出現時間太短，且隔天資訊就消失了，閱讀者缺乏時間回應和反思。這正是 Lash (2002) 在資訊社會的批判一書指出的，在資訊社會裏人們由於訊息太多，根本沒有時間反思。報紙的本質就是讓閱聽眾在分心 (distraction) 的情況下接受訊息，呈現一種事實的符號暴力。事實如何，或要免於符號暴力的衝擊，需要反思的讀者，評論其論述的邏輯。

然而，受訪大學生在詮釋新聞資訊時也有價值判斷的現象出現。此時發現受訪者有一個共享的概念模式 (frame)，讓他們用以解釋新聞事件。此模式即過去教化 (大學生視教師和父母為認知的權威) 或同儕團體的論述。這形成了他們的前理解，作為與文本互動時互為主體性或批判的基礎，幫助也框限了他們建構新聞的意義 (Bijker, 1995)。

就受訪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的詮釋產生什麼樣的意義建構而言，若訊息的互動對閱聽人產生思維或行為上的影響即出現意義建構現象。以本研究而言，這樣的意義建構主要在知識的建構或認知調整上，或者更加確定即有的認知。本研究因方法的侷限無法了解新聞資訊對受訪者行為面的影響，加上新聞資訊的短暫性特徵，多數閱聽人對新聞資訊的感受是驚奇，真正就資訊內容進行反思的現象較少。

做為一個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就理論上的貢獻而言，筆者除了指出理解大學生詮釋新聞資訊的重要概念外，並由社會面提出閱聽人如何詮釋新聞，尤其來自教化、傳統和詮釋社群的影響，可以擴充傳播領域單由接收分析探討新聞資訊詮釋的角度。未來可透過量化研究，了解本文提出之概念的應用廣度；另外，也可利用實驗法了解上述概念應用於使用者與系統、網站或其他媒介，例如手機、PDA 互動時，對資訊詮釋的狀況，並與文本資訊相比較。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之寶貴修改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

## 參考文獻

Gadamer, Hans-George (1999)。真理與方法 (洪漢鼎譯)。上海市：上海譯文。(原作德文

1960年出版)

Littlejohn, S. V. (1999)。傳播理論(陳德民等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原作1978年出版)

吳慧卿(1992)。社會記憶與新聞詮釋：以第二次保釣新聞媒體事件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新竹市。

周華山(1997)。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觀點。台北市：巨流。

洪漢鼎(2001)。理解的真理：解讀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濟南市：山東人民。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市：三民。

張茂桂、蕭蘋(1994)。「族群」議題的新聞詮釋：兼論報紙與公共領域問題。台大新聞論壇，1，98-122。

賀建平(2006)。理解與解釋：新聞文本的詮釋學意義。社會科學研究，3，191-195。

Adler, R. B., & Rodman, G. (2006).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tfield, S., Blandford, A., & Dowell, J. (2003).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riting: A design psycholo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blematic situation'.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59(4), 430-453.

Bijker, W. E.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nway, M., & Hassebrauck, M. (1997). The impact of mood on information use in judgments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3(4), 613-623. Retrieved March 10, 2008, from EBSCOhost database.

Dahlgren, P. (1985). The modes of reception: For a hermeneutics of TV news.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pp. 235-249).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bowski, B. L. (2004). Generative learn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sign of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In D. H. Jonassen,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2nd ed., pp. 719-743).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son.

Hedemark, A., Hedman, J., & Sundin, O. (2005). Speaking of users: On user discourse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libraries. *Information Research*, 10(2) paper 218. Retrieved August 7, 2008, from <http://InformationR.net/ir/10-2/paper218.html>

Jdanko, A. (1994). An evolutionary and entropic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Kybernetes*, 23(9), 37-47.

Lash, S.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Maibach, E., & Parrott, R. L. (1995). *Designing health messages: Approaches from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hillips, P. L. (2004). *Creating the perfect design brief: How to manage design for strategic ad-*

- vantage.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 Pylar, J., Wills, C. E., Lillie, J., Rovner, D. R., Kelly-Blake, K., Holmes-Rovner, M. (2007). Men's interpretations of 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a videotape decision aid. *Health Expectations, 10*, 184-193.
- Ogden, C. K., & Richard, I. A. (2001).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symbo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Ruben, B. A. (1974). Human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general systems: Personal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Zunde, Pranas (Ed.), *Information util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nual meeting* (pp. 169-174). Washington, DC: ASIS.
- Savolainen, R. (2007). Media credibility and cognitive authority: The case of seeking orienting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Research, 12*(3) paper 319. Retrieved August 7, 2008, from <http://InformationR.net/ir/12-3/paper319.html>
- Sears, A., & Jacko, J. A. (Eds.). (2008).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andbook: Fundamentals, evolving technologies, and emerging application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ood, B. (2000). Gender and the creation, structur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knowledge. *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19*(2/3/4), 46-55.
- Zhang, M. J. (2007). Information systems (IS) connectivity as a moderator of the effects of IS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2), 263-275.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Nei-Ching Ye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Shih-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ncyeh@cc.shu.edu.tw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ing of undergraduates'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of news in Taiwan. Receiving theory, and the concepts of pre-understand, enlightenment, and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constitut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is research is an explorative study, and applie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e methods of thinking aloud and deep interview are used to collect data during the periods of December 2006 to February 2007. In total, there are 12 interviewees; four men and eight women. Ten participants are grade three, and two are grade four. The saturation theory decides when to stop the work of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adopts methods of the "hermeneutic circle" and "double hermeneutic" to analyz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graduat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ews are multi-dynamic, participants' pre-understandings, personal experiences, attitud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social norms, are reflected by their interpretative activiti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ory, and concepts which guide this research to propose a model about undergraduates' news interpretative activities.*

**Keywords:**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analysis;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Audience research; Message design*

## **SUMMARY**

There i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message design. It is also a critical issue to consider us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ssage they receive in text, as well as users' interaction wit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devices. By understanding users'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designers could design texts,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are accessible and usable for a wide range of people. However, studies on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messages are limit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ing of recipient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messages. For example, how d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hoose which piece of news to read? What are the criteria? What kind of interaction occurs when they read the news? How d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pret the news they read? Why do they have such interpretations? What mean-

ings are constructed as they read and interpret the news?

The following concepts, such as receiving theory, the Hans-George Gadamer's "pre-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concepts, and Stanley Fish's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concept, have guided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the interview outline and the analysis of preliminary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however, does not try to verify the aforementioned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stead, it is hoped that new concepts or model can be discovered and applied to describ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pretations of news.

This research is an explorative study and take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nking alou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used to collect data during the period of December 2006 to February 2007. In total, there are 12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four men and eight women. Ten participants are juniors and two are seniors. The saturation theory decides when to stop the process of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s "hermeneutic circle" and "double hermeneutic"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ar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are the themes of news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choose to read and the reasons of selection? What happens when the subjects interact with the news messages? And whether the news makes sense for the subjec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hoose to read a certain piece of news not only based on their knowledge, situation, and particular events (if it is a headline news), but also their habits and expectations. For example, if the content of the new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ubjects' belief, they may choose to read the news. The author labels this kind of choosing behavior as habit-based behavior. The subjects also like to read the new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ubjects indicated if the content of news is against the social norm or opposite to their ideas, they may be interested in reading it as well out of curiosity.

When the subjects read the news, sometimes they 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the news intuitively, without much thinking about the message. Sometimes they responded to the news with ironic attitude. Their emotions were also influenced when reading certain types of news.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ignored certain pieces of news when they felt the content of news is of no value for them, or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Their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to the news are multi-dynamic. Participants' pre-understand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ttitud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as well as social norms, all influence their horizons when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s of news. There are three patterns of approaches: interpreting intuitively

without any thoughts about the content, interpreting according to his/her values, and interpreting according to his/her experienc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are helpful when discussing the subjects' interpretative activities of news.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s applied the ideas which they learned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and the values that their parents or teachers taught them when reading the news. They were taught how to think and behave at a young age, and these norms influenced their approach of interpreting the news. The sequential behaviors of choosing,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help the participants construct the following meanings: the resolving of problems, sharing of information with others, application of aid action tactics, cause of interest, and the following up on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continuously.

This study discusse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The author not only examines the data from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but also places the emphasis on the influence which comes from our culture. Most subjects intuitively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news without any serious thoughts. Thi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s—it becomes out of date quickly.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great amount of information is produced daily. In order to absorb these much information, people cannot spend much time on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s of the news they read. Theoretically,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indicates some important and useful concepts when discussing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news. It also provides new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people's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use behavior. We can apply quantitative method to understand if these concept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most people's news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ve activities in further studies.